



关注
北国
风

把兵工人铸就枪魂的精神写成书,它就是一部活的博物馆,可以传播得更远

永远的枪声

刘长泰

不知失去多少假日,熬过多少午夜,随着《枪魂》一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,我两年多的耕耘之苦,顷刻间化作无限的欣喜而激动不已。

《枪魂》是一部3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。它以坐落于黑龙江小兴安岭脚下的北安冲锋枪厂(庆华厂,代号626厂)为题材,记叙了兵工人研枪造枪辉煌的历程,讲述了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兵工人创造的卓越功绩。

被誉为新中国生产枪械的摇篮——北国一华,是我国兵器工业最大的冲锋枪厂。它的前身是沈阳“五一兵工厂”的枪厂,抗美援朝的前夜,迎着鸭绿江边的硝烟,紧急迁往战事后方黑龙江北安。《枪魂》就是从这里开始讲述了它后来50多年的辉煌与衰败。

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到:1600多名兵工人,从沈阳搬迁到土地肥沃的北大荒,如同兵工火种,经过38年的星火燎原,发展成为了饮誉兵工的万人大厂。其中生产的50式冲锋枪支援抗美援朝。56式冲锋枪在中越等战中显神威。出产的900万支枪械,可以装备800个步兵师。研枪造枪40多个品种,统领军队单兵种武器装备半个多世纪。创造“两参一改三结合”经验,被毛主席誉为“鞍钢宪法”。支援国防三线建设,包建兵工和“两弹一星”工厂。支援亚非拉革命,枪械出口40多个国家。东风系列运动手枪参加国际大赛创神话,射落了包括奥运会在内的金牌。然而创造奇迹与辉煌的枪厂,如今已经退出了历史。这种辉煌与退出,让人不禁感伤。

我在枪厂一直从事文秘工作,人们在用机器铸就“枪魂”的时候,我就在用笔润泽内心深处那些所见,以及难以忘怀的感动和经历,直注予笔,满血复活。为此,2013年我回到阔别的故乡北安,信步走进牵动我灵魂、代号为626的庆华工具厂。然而,枪厂的遗址上却赫然矗立着一座“军工遗址博物馆”。参观的过程中,回首往事,心中顿觉悲壮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需要的是什么呢?我想除了艰苦奋斗,还有无私奉献,也就是为了民族大业的牺牲精神。而纵观枪厂的两个不同时代的历程,兵工人正是这种精神体现的典范。他们做出了两个牺牲:一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,响应党的号召,不顾个人利益毅然离开大城市,在边陲小镇,“吃的是草,挤的是奶”,艰苦奋斗;“献了青春献终身,献了终身献儿孙”,无私奉献……一个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,



服从国家需要,从兵器划归钢铁行业,在首钢改革的洪流中,为了更多的人得到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破产了……

这番感慨的萦绕是我产生书写《枪魂》的动意。我写《枪魂》就是来赞颂这种勇于牺牲的民族精神。枪厂可以不在,但由它凝炼的精神需要薪火传承。无论处在怎样的社会和时代,这是蕴藏于民族的灵魂。军工遗址博物馆有这个作用,但远远不够,把兵工人铸就枪魂的精神写成书,它就是一部活的博物馆,可以传播得更远。

于是,我从2013年初开始,以在枪厂工作的积累和查阅枪厂的文史档案资料,以及走访了当年的老兵工人为史实,用文学纪实的手法进行了艰苦的创作。2015年底,当浸润着墨香的《枪魂》出版后,被人们争相阅读的时候,我的内心稍许得到了一丝慰藉。枪厂这段与新中国携手走过的辉煌历程,是我心中最多热的阳光,是读者耳畔永远的枪声……

梁惠娟就使出浑身解数,女方要多了,她就帮着男方压一压;男方有些抠门了,她就帮着女方多要些

乡下的媒婆

金林

事、弄个甜嘴麻舌那是小事。主要是“红包”会源源不断滚进腰包。精明的梁惠娟不会看不透这些,她经不住“劝诱”,还真的动了当媒婆的心思。

要当个称职的媒婆,手头得存有“干货”,如同现今婚姻介绍所的信息储备。那个时候要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,没有别的路径,就是勤跑路多动嘴,扎到人堆里去聊天,天南海北地调侃。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从闲谈碎语中,梁惠娟慢慢地把十里八村的大姑娘小伙子都摸准吃透了,哪家的姑娘是豆蔻年华,哪家的姑娘如出水芙蓉;哪家的后生已到弱冠,哪家的儿子已过而立之年;谁和谁家是一门当户对,谁和谁家能花好月圆,她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。

梁惠娟做媒婆就凭着一双小脚走村串户,家乡处于山区,乡村的道路不是石板路,就是砂石路,而多是陡坡险道,走起来不仅辛苦而且有风险,但梁惠娟不怕,她走在路上就像一阵旋风刮过。在我小的时候,时常见梁惠娟手里捏着块四方小手帕,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手帕的一角,让手帕在手中抖展开来,就像一面五彩小旗,随着她的身飘来荡去,她就像舞台上的巨角。梁婆坐下来谈事的时候,就将手帕别在腰间,这一形象定格在我的头脑,让我记忆犹新。

都说媒婆长着个厉嘴,巧舌如簧,能说会道。梁惠娟的嘴也不懒。笨嘴拙舌的当不成媒婆。但梁惠娟死死守住一条底线,绝不乱点鸳鸯谱,她认为那是作恶造孽,是把女人往火坑苦海里推,给多少钱也不能办丧良心的事。韩家屯有个三十出头的壮汉,拉杆子扯旗上山当了土匪头儿,相中了梁惠娟娘家东屯李家的三姑娘,非要娶上山当压宅夫人,托梁惠娟从中保媒拉纤,还说保成这桩婚事,给三根金条。梁惠娟觉得这事高低不能干,就是给座金山也不能出卖良心。但她也知道那小子的德性,如果让他狗急跳墙也没有好果子吃。梁惠娟就发挥自己嘴皮子“溜”的长项,胡编一番理由,说那女子虽然年纪不大,却是任性脾气烈,好言说了三大筐,说啥也不从,还说非要让我嫁他,得到的只能是死鬼,要活人万万不能,这才打消了那个土匪的念头。

“媒婆是杆秤,两头得平衡”。这是梁惠娟常说的一句话。她指的平衡主要是彩礼。在家乡那一带,女儿要起彩礼来,那可是河东狮子大开口,不要白不要。而且彩礼要的名目繁多,一旦双方的婚姻有了眉目,男方就得连续不断的送礼,过节要送“节礼”,订婚要送“聘礼”,结婚要送“彩礼”,每次送礼都不菲,要合女方心意。如果整“茬高”“扭歪”了,好端端一桩婚事就得泡汤。每当这时,梁惠娟就使出浑身解数,女方要多了,她就帮着男方压一压;男方有些抠门了,她就帮着女方多要些。总之千方百计成全好事,一要为小两口婚后能过上好日子,二又不让家后背债拉饥荒。

在农村有些穷户为了给儿子讨上媳妇,习惯设摊整弄骗局,相门户时借个房子说自己的,借套家电在家里摆样子。梁惠娟每逢牵线保媒,都事先“微服”私访,四方打听情况,把一切弄得烂瓜烂蒜,从不轻易让人欺骗,更不帮着忽悠。凭着长期保媒的经历,梁惠娟练就一双“慧眼”,她到哪一家,只要一搭眼,经济情况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。为此她还总结出一套口诀:“六十年代看粮囤,七十年代看穿戴,八十年代看牲畜,九十年代看家电,新世纪看车库。”正是由于她对情况吃得透,摸得准,她保媒112桩样样成功,至今还没发现一桩打“八刀”,成为我们那一带的“名媒”。

只要梁惠娟看准认定能成为美满家庭的婚姻,她就要用三寸不烂之舌去说合,就是头拱地也要撞破。因此家乡人赞誉她说,“经惠娟保媒,没有不成的。”韩画家屯的小木匠韩立柱为人忠厚诚实,又很肯干,但家庭贫寒一些,小韩看上了后屯富户的姑娘冰莹,就跑来找梁惠娟保媒。梁惠娟对两个年轻人知根知底,一出口就打了保票,说这事包在我身上,你就大麻袋里装颗心——放宽吧。话虽然是这么说,但头一次上门,就让她吃了闭门羹,冰莹妈头摇得拨浪鼓,说他那个穷小子,想要我们家姑娘作媳妇,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。梁惠娟陪着笑脸说,话可不能这么说,找女婿主要得看人品,人好还愁没好日子过,但冰莹妈听不进去。梁惠娟仍不死心,不气馁,三天两头往女方家跑,虽然冰莹妈不给她好脸子,梁惠娟不怕热脸碰上冷屁股,在她跑了十八趟之后,冰莹妈终于吐口答应了婚事,三个月后这对年轻人终成眷属。

去年我回故乡见到梁惠娟老人一面,已是九旬出头的老人,仍是身体硬朗,思维敏捷,说话还是那么“溜”。乡亲们说她能高寿,是因为她一辈子积德没做过亏心事。都说媒婆长着一颗黑心,昧着良心两头骗,可梁婆保了上百桩婚姻,没有一件是骗婚。阎王爷也爱她,执意不忍收她这个大善人。

不过,梁惠娟如今已经宣布光荣离岗退休了。她说,我不是不愿做媒婆,而是时代不需要媒婆了,眼下的交流手段这么多样多彩,微信、QQ、手机都能随时随地联系,只要男女双方情投意合,手指一点就成了,谁还用得着找个媒婆来说合呢。媒婆退休是情理之中的事,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

做了大半辈子媒婆的老人对此事看得很开,虽然她从事的是古老行当,可她的脑筋并不老,开放新颖得很呀!

北国风

三城巡边

曾雪峰



巡边后由将军将巡查情况呈报朝廷

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边疆管理、抵御外患、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,采取了多种边防措施。其中,巡边制度在这一时期尤为重要。

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,中俄签订了《尼布楚条约》后,确定了边界线即以格尔必齐河、外兴安岭、额尔古纳河为分界线,整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。为了维护领土主权,清政府派员勘察了东北段中俄边界,在国界线上立界碑,并建立了严格的巡边制度,派遣官兵前往东北边界巡查。

清政府巡边的时间、路线安排等都有着明确的规定。在黑龙江地区主要由黑龙江、齐齐哈尔、墨尔根三城负责于每年五六月派员至黑龙江与俄罗斯分界处巡边。

据《龙沙纪略》记载:“五月,三城各遣大弁,率百人巡边。至额尔古纳河,河以西俄罗斯地,察视东岸沙草,有无牧痕,防侵界也。”又据《黑龙江外记》记载:“黑龙江与俄罗斯分界处,岁以五六月间派员至额尔古纳、墨尔根、黑龙江协领各一员,佐领、骁骑校各二员,共兵二百四十名,分三路至格尔必齐、额尔古纳、莫里勒克、楚尔海图等河视察,谓之察边。”

在巡边过程中,官兵除了勘察有无外患、犯越、伤人、抢掠等情况外,清政府还要求其会哨,据《黑龙江外记》所载:“每年齐齐哈尔协领与墨尔根协领会,墨尔根协领与黑龙江协领会,各书街、名、月、日于木牌篱山上。明年,察边者取归以呈将军、副都统,又各磨木牌以备后来考验,以为定例。”以此来对巡边将士进行督促,保证其完成任务。

巡边后由将军将巡查情况呈报朝廷,以便于清政府掌握边界状况,对紧急问题及时进行处理。

但是由于巡查的边界地区地形十分复杂,环境非常恶劣,因此,巡边官兵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。方式济在《龙沙纪略》中记载,巡边地区“草路弥漫,无辙迹,辨方而行。朝大树皮,以识归路”。又曰:“路多蛭,如蜂,其长径寸,天无风或雨后更甚。囊糗粮于树,归时取食之。近颇为捕生者所窃,乃埋而识之。渡河,伐树为筏,马凭水以过”。

然而,正是由于巡边官兵的坚持不懈,边界地区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巩固,各种边境问题也得到了解决,为维护主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

“长着一双大脚片,叼着一根长烟袋,穿着一件大褂子,脸上涂颗黑点子”,这是戏曲舞台上常见的媒婆经典形象。这些媒婆为了捞钱财,乱点鸳鸯谱,错把夫妻配,干下许多坑人害人的勾当。不过我说的这位乡下媒婆,可不是这号人,而是一个热心牵线搭桥的好媒婆。年轻时,乡亲们尊称她是“红娘”,上年纪又点赞她是“月佬”。

这个媒婆就是我家东院梁惠娟大娘,老人家今年已经九十挂三,她60年来一共成就了112对美好姻缘,每到逢年过节总有人提着大包小裹登门感恩,说她能有这样的高寿,是大半辈子撞摸美好家庭修来的。

梁惠娟老人脚不大,年幼的时候裹过小脚,还是“三寸金莲”。这双小脚给她日后的媒婆生涯,带来许多不便和苦恼,因为做媒婆少不了跑东家,进西家;登了男方的门楣,还要进女方家门,这都离不开那双小脚。梁大娘曾说,为了撮合一桩婚姻,她一天曾往返过40里地,走得一双脚底板都是泡,脚面子肿得像馒头,鞋袜一脱下来,脚掌上的血滴滴地往下淌,那份酸楚和苦涩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梁惠娟这辈子开启媒婆职业生涯,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,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。梁惠娟的娘家在梁村,全屯子没杂姓,都姓梁,而且沾亲带故,说是一个祖宗,有这层关系在里边黏着,谁家有个大事小情,自然是头拱地也要办成。隔壁三叔的独生子长得五大三粗,有一身的蛮力气,可就是有点智障,用乡下人的话说“虎拉巴叽”,三十好几了还没讨上媳妇,这让三叔两口成了热锅上的蚂蚁,急得团团转。他们觉得,附近村屯的人都知道底,谁家也不会把姑娘往火坑里推,在十里八村找对象有点难。所以三婶趁梁惠娟回娘家的当儿,就找到梁惠娟托她在婆家屯子,务色个合适的姑娘,给儿子作媳妇。三婶知道梁惠娟婆家在远离三十里外的卢家屯,相互不知根不透底,准能成。那一年梁惠娟才二十四岁,过门还没有满三年,就扯线搭桥做媒人,感觉有点挂不住面子。可是经不住三婶软磨硬泡,再说“五服”还没出,这个忙不能不帮,于是梁惠娟只好答应下来。事情虽然答应下来,但务色个什么样的媳妇她却动了心思。他认为撮合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,是为了过日子,过日子不是一时半会儿,而是一生一世,如果勉强撮合在一起,那就不只是造福,而是作孽。三叔的儿子是智障,搭眼不会“露馅”,但连一天的日子过不上就会“掉帮”,谁家的姑娘也好,都不能“呼悠”人家上贼船。梁惠娟打定这个主意后,就开始动了心思琢磨,还别说真让她务色到一个。这个姑娘就是曹家的二丫。曹家有五个姑娘,个个长得俊俏聪慧,只是二丫小时遭过一场车祸,一条腿从大腿跟摔掉,便成了一个瘫子,什么力气活也干不了。二丫却是心灵手巧,做得一手好针线活,而且还会精打细算,是个过日子的好手。

梁惠娟在心里合算开了,三叔的儿子脑瓜不好使,却有一身好力气;曹家二丫虽然是个残疾人,却很有心机,如果让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正好扬长补短,组成优势互补的一体,也可谓“天造地合”的一对。在接下来的保媒过程中,梁惠娟对双方的病态和缺陷没掖没藏,而是实话直说。不过她在陈述这些时,却是嘴含春风,口吻生花,把利弊摆得泾渭分明,把成败说得头头是道,句句都搔到了痒处。由于梁惠娟话说得娓娓动听,两家人都是心底透亮。梁惠娟只来回跑了三趟,一桩美满婚姻就撮合成了。

连梁惠娟自己都没有想到,她竟因这次说媒而“一炮走红”。人们见梁惠娟淳朴,厚道,讲诚信,都劝她当媒婆。那时媒婆在乡下被看作是“香饽饽”,因为旧社会时兴男女定亲结婚,不仅要遵听父母之言,还得明媒正娶,万万不可缺少中间的媒人。所以媒婆也就逐渐演变成说合婚姻的职业技能,是热门行业,当然“外快”也不少进,说成一桩婚

岁月悠悠忆先烈

郭玉珠

亚布力革命烈士陵园位于亚布力镇南,背靠逶迤起伏的张广才岭。前面是开阔的平地,有通往301国道的柏油公路,还有交通大动脉滨绥铁路。

2017年的清明节,笔者来到烈士陵园凭吊。湛蓝的天空下,太阳和煦地照耀着大地,东北的春天姗姗来迟,山林中斑斑积雪没有融化。大地上已冰化雪消,露出黑油油的土地。铁路两侧的农田里,农民紧张地忙碌着,有的耕耘,有的在塑料大棚里播种稻籽育苗。还有的在塑料大棚里侍弄蔬菜,绿油油的菠菜,小油菜已开始上市。嫩绿的黄瓜秧上开着小黄花,不时有蜂蝶飞舞,充满着浓浓春意。宽阔平坦的公路上,一台台汽车奔驰。一辆辆电动三轮车载着在镇上购买的化肥、农药和种子,争先恐后地运回屯子。铁轨上运行的列车,时而高歌长鸣,给大地带来欢乐的音符。处处阳光灿烂,山川明丽,希望的田野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烈士陵园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松树林,在晴朗的天空下,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金色的字迹闪闪发光。我登临这里好几次了,今年是革命烈士牺牲70周年。俯瞰着壮阔的原野,纵览低徊,心潮澎湃起伏。想起过去一幕幕的峥嵘岁月。

1840年,鸦片战争爆发,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了中国关闭锁国的大门。腐败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,靠割地赔款苟延残喘。西方列强得寸进尺,在中国大地上划分势力范围,来得晚的提出门户开放,利益均沾。东北是沙俄的势力范围,1858年签订《爱琴条约》,1860年又签订《北京条约》。沙俄对中国领土的贪欲并未停止,1896年强迫清政府订立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。达到在东北借地修筑铁路的目的。1897年开始修建中东铁路,1903年7月正式通车营运,成为东北的大动脉。从此中国的资源被掠夺,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,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,大肆掠夺中国财富,杀人放火,强奸妇女,中华大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,出生入死,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斗争,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,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,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。

日寇投降后,国民党政府夺取胜利果实。东北是我国工业基地,蒋介石企图对东北民主联军实行南北夹击,用美国军舰、飞机海陆空运,将主力压向东北,更在龙江大地收罗伪满官吏、警察宪兵、胡子土匪,组成十万土匪武装,或封官许愿,或加官进爵,成为先遣挺进营,配合国民党军主力作战。

当时我东北民主联军腹背受敌,不得不抽出一部分主力奔赴辽沈平匪患,巩固后方,发动群众全力支援前线。匪徒窜进深山密林,伺机暴乱。因为是垂死挣扎,所以就愈加凶残暴力,抢掠,杀人,胡子过后村屯变成废墟。亚布力镇(亮河)活动的胡子二三百人,匪首胡振凡。1946年6月12日,驻亚布力东北民主联军,江南军分区三团副团长郑志生,带领一营一部和二营战士前往后堵剿匪。部队经过十四里地即现在光辉车站时,混在火车站的原日本自卫团成员,与亮河胡子胡振凡电话联系,告诉胡有大部队向亮河方向剿匪。胡振凡得知后带领号称国民党独立团的二三百人,在二十八里地(平安村)埋伏。当时林深树密,适合伏击隐蔽。中午时分,东北民主联军乘车行至二十八里地时,战斗打响,郑志生命令部队散开,以路基为掩体向敌人冲击。坚持一段时间后,为了全部消灭土匪,郑志生留一部分和敌对峙,分两部分迂回到敌人背后树林里,全面包围敌人。合围完成后,喊话让敌人投降,匪徒顽固抵抗,郑志生带领战士向树林中冲去。战斗异常激烈,从中午一直打到太阳落山。胡振凡看到伤亡严重,带领几个胡子趁天黑逃窜。其余匪徒全部消灭。

在这次战斗中,副团长郑志生光荣牺牲,二营机枪排副队长徐清和光荣牺牲。还有战士罗永贵、郑希德、徐海云亦光荣牺牲。1949年,胡振凡逃到苇河加入土匪,同年土匪被消灭,胡振凡被俘虏,被判刑一年,1950年刑满释放,隐姓埋名到亮河落户。1951年,胡振凡被群众举报,经审判胡交待了犯罪事实,同年被枪毙于亮河北门外。

五位烈士遗体用火车运到亚布力,安葬在亚布力火车站西面,铁路上第小学院内。1976年搬迁到亚布力镇南山下,即现在地址。2009年,修建烈士陵园,建造烈士纪念碑。每年清明节,亚布力地区学校师生都怀着沉痛心情,祭奠为国捐躯的先烈。



亚布力烈士纪念碑